

世界歷史之二

戈登將軍

新民譯印書局藏版

世界歷史之一

戈登將軍

新民譯印書局藏版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書章

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印刷
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發行



譯者 武陵趙必振

發行者 新民譯印書局
上海英租界棋盤街中市

印刷者 中西書局
上海四川路五昌里口第二百三十號
活版製造印刷部

總發行所

新民譯印書局

上海英租界棋盤街中市

英 將 戈 登



GENERAL GORDON.

戈登將軍序

中國處亞洲大陸。環其四周者。古昔皆爲同色人種。從無用異族而戕同種者。有之。自近代始。金田之亂。實我黃色人種內部之競爭。相鬪於牆。操戈於室。無傷也。忽有延彼白哲人種而戮吾同種者。悲夫。異哉。至於今日。吾黃種之人。羣頌戈登而不置也。戈登之性質。慣代人以戮其同種。不獨於吾國爲然。於埃及亦然。吾不敢責戈登。吾責夫同種人之爭鬪。延彼之色別貌別身軀別者。而授以刀斧。使同種人相魚肉。以保彼一姓一家之產業也。戈登往矣。後之聘客將而授以兵權者。方興未艾。其權且將十倍於戈登。吾恐其非用客將以殲客軍。將用客將以殲吾同種者。其禍未有已時也。嗟我同胞。興言及此。能毋悲乎。時譯戈登將軍傳。而感觸乎此。乃

弁其卷首。用以代序。反袂掩泣。比於獲麟。癸卯正月趙必振識

戈登將軍目次

葉次

第一章	修學時代	一
第二章	科利美耶戰役之功績	三
第三章	戡定支那太平天國之勳功	七
第四章	於科列烏斯托之德行	三二
第五章	斯他之治績	三七
第六章	晚年之偉業	五〇
第七章	最後之悲慘	六〇

戈登將軍目次終

戈登將軍

日本法學士赤松紫川著

中國武陵趙必振曰生父譯

第一章 修學時代

人生處世。惟盡其誠而已。苟一貫以至誠。何事而不可爲哉。當世運澆薄。人情輕浮。骨肉親朋。互相排擠。以爭名聞利達之時。毅然出其忠誠。而拯國而援民。清廉持已。博愛及衆。樹拔羣之功。建不朽之業。而競競業業。不敢以其名而自驕。非高潔勇武之英俊。其孰能與於斯。則查爾斯戈登。其人是矣。

戈登者。英國蘇蘭格人。以一千八百三十年。生於契托州烏利奚市。在英都倫敦之東方。約八哩許。其地設有宏大之造船塲。製鐵所及砲兵工廠等。爲英國著名要害之地。戈登之家。世世以武門而爲英國之柱石。其父顯理維廉。天資寬厚。具勇膽。爲英國軍人之表率。著有聲名。蒙女皇維多利亞之眷遇。遂以近衛騎兵大佐終其身。

其母爲美國獨立戰史上有名倫敦茶商沙美可野陸野特陸卑之令媛。淑德秀拔。最長於家政。世稱爲賢婦人。嫁其父維廉有三男四女。其男皆爲陸軍軍人。長子以騎兵中尉而夭折。次子累進而昇砲兵大佐。遂致任。其季子卽爲查爾斯戈登。勇武絕倫。聲名卓越。不獨建業於本國。其英俊之偉業。乃及於支那。

戈登體軀矮小而羸弱。人皆以爲不堪軍人之劇務。然其兩親。則注意於其康健。五歲之頃。軀幹日漸堅強。甫七歲而入他烏托之小學校。以修普通學。十六歲入學於烏利希官立陸軍兵學校。然其初天賦鈍魯。於其修學時代之始。學績平凡。不聞出藍之譽。蓋彼平素羸弱。不能專事於精勵之途。然其剛毅不拔之天性。究爲衆人所驚服。嘗爲其教習。大罵其無能。譏其終無爲士官之望。憤然激怒。裂其肩縫而投於教習之足下。毅然以示其決心。嗚呼。陽氣所發。金石爲穿。勵其精神。何事而不能立。遂感於教習之嘲弄。由是而大鼓舞刺激其心魂。決誓必成有爲之軍人而後已。乃益鍛鍊其心身。孜孜汲汲。日夜奮勵於學。其學識遂大進步。千八百五十二年四月。

以優等而卒業於兵學校。是年六月。受任命爲工兵二等副官。始入兵籍。尋而派遣於衛摩列洛科衛。又從事於建築衛烏港灣之砲臺。切切黽勉於職務。翌年二月昇進爲工兵副官。

當是時。東歐之風雲漸起。俄然而科利美耶之戰役突興。英國朝野之人心。乃大沸騰。軍人皆扼腕鳴劍。而赴科利美耶。以活潑之地。青年士官之戈登。每聞阿陸馬河畔之大勝利。及衛拉科拉衛六百騎兵之襲擊等。種種之戰報。每達於英國。乃蹶然而起。而欲速赴其地。以大建立武功。雄心勃勃。不能自禁。十一月。突然而接出發之命令。而其所指定地。乃非科利美耶。而爲科陸列。蓋爲其父顯理維廉在勤之地。若在平时之時。戈登必喜而赴之。而當國家多難。兵馬倥傯之際。而派遣於如斯齷齪之僻地。非彼之意所期。怏怏於懷。仍乞留任於衛摩列洛科。而欲遷延數月間。天運所注。所欲從心。未幾。忽受領派遣科利美耶之命。戈登乃欣然而就道。

第二章 科利美耶戰役之功績

科利美耶之地。自千八百五十四年十月以來。英兵三萬。陣於伊契陸馬之丘上。欲大舉而圍希哈斯托賀陸之俄兵。竊窺間隙。而爲慧敏之俄將耶希可列所探知。先率七萬之兵。而攻英兵於丘上。英兵頗善戰。周馳健鬪。已逾數時。然衆寡不敵。遂卷旌旗而奔。適法兵來援。協心同力。互相呼應。而當俄兵。乃大破之。然此役也。同盟軍之殺傷亦甚。希哈斯托賀陸終亦未能攻取。加以天候險惡。暴風雨雪之災變頻起。糧食窮乏。冬服缺欠。士卒之凍死者。其數益多。英軍之兵力。於十二月下旬。實已減少一萬一千之數。此報既傳於英國。輿論乃益激昂。總理阿哈茲侯竟辭職。而以哈陸馬斯托侯代之。全國皆獻納『恤兵品』。人心搖搖。殆如鼎沸。戈登乃以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正月元旦。出發英國。從砲兵士官契耶氏而至土都君士但丁堡。乘可陸度列利斯號艦名。二月二十八日。而着衛拉科拉衛。乃至英軍之本營。以待其職務命令。二週日之後。遂臨戰列。奉命於英法兩軍散開斥候之間。而鑿旌條砲坑。以通其聯絡。三月十四日。彼率二百之兵。而着手開鑿。親立於硝煙彈雨之中。與士卒均其

勞苦。以三晝夜而成就。而爲破裂彈之小片。微傷其前額。乃於野戰病院而療養。暫時回復。再就服務。六月六日。法軍乘俄軍之不意。而襲馬耶洛之俄兵。乃大破之。尋攻西利契科砦。追俄兵之北者而至馬拉可列。遂畧取之。俄兵於是土崩瓦解。乃退守奚衛斯托賀陸城。俄軍之兵鋒頓挫。勇氣頹喪。終亦不能支持。遂於九月八日之夜。乘夜而逃於北方。縱火以焚其市街。戈登目擊此火災之壯觀。筆記其事曰。八日之夜。二更之際。忽聞如震雷之爆聲。屢屢驚余夢覺。翌日拂曉。於壁壘上遙望之。奚衛斯托賀陸城。全在燄火之內。煙薰漲天。燄光灼耀。爍爍之聲。不絕於耳。少時旭日東昇。與赤火相映發。如電如霞。奇光異彩。不可名狀。俄軍爭渡舟橋。亂列而遁。八時頃。余奉長官之命。率工兵三百。向列他城而出發。

奚衛斯托賀陸市之燄火。二晝夜而未滅。十日黃昏之際。英法聯合軍。漸得進入市街。至占領奚衛斯托賀陸之後。戈登又從事於契哈陸之包圍軍。待其略取。乃再歸於科利美耶。自千八百五十六年二月。凡四閱月之間。從事於破壞奚衛斯托賀陸

之兵營。砦寨埠頭倉庫及造船塲等之諸事。戈登之功績爲多。

法國有名之工兵大佐茲野陸禮氏以戈登之功勞報告於法國政府曰。工兵副官戈登。於戰場之勇氣及敏捷。殊爲長官所注目。其偵察敵狀。尤具機智。同僚中無與比肩者。我法軍曩在奚衛斯托賀陸城前之砲壘。欲知俄國如何之隙形。因戈登之探知。乃得盡其底蘊。其功尤鉅。

其贊賞戈登之技倆如此。法國政府。乃贈彼以名譽勳章。此勳章者爲拿破侖一世所創定最高之勳章。不與外人者。實爲異例。是年五月因本國之命。乃去科利美耶而至衛沙拉卑阿。以援斯他托太尉。更盡力而設定俄羅斯土耳其及陸馬意阿之新境界。又遊歷科茲賀陸希拉茲加及希茲伊等之各地。潛心以測量。而從事於新地圖之製作。及其新地圖成就。又再因設定境界。乃共大佐希賀奉命而派遣於亞細亞之阿耶意那之高原。實千八百五十七年之四月。

戈登既至其地。爲境界委員。日夜奮勵於職務。少暇之時。輒試漫遊於諸國。大雪蔽

野。而攀阿拉希托之高峯。以實查其離海面若干尺。又弔可意伊野利哈野陸希利。可麼之故城。而知太古築城術之堅密巧妙。實堪驚歎。又嘗棲息於阿耶意耶地方。而交其未開之住民。以爲鑽研彼等人情風俗之機會。留滯於該地者凡六月。終其任務。乃歸於土都君士但丁堡。而列席於新境界歐洲委員會英政府之代表。是年十一月。乃辭土都而歸於倫敦。自其出國之時。實三歷星霜。乃得歸臥於沙烏沙列托之故里。征廬甫息。席未暇暖。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之初夏。再奉命而出張於阿耶意那之高原。更盡其境界設定委員之任務。其歸途。又蹈查自土耳其而通俄羅斯之驛路。是年之末。乃還英國。翌年四月。昇進而爲陸軍工兵大尉。尋於茲耶沙麼爲野外工事教官之輔。乃遂孳孳。鞅掌於育英之事務。

第三章 戡定支那太平天國之勳功

戈登之名。最著於世界者。以其盡戰事於支那。而以戡定太平天國之武勳爲始。於清國政府其關係實爲最大。蓋當時清國排外之思想。蔓延於四百餘州。惡外人殆

如蛇蝎。欲乘時機而放逐外人於國外。而守其閉關固守之規模。千八百五十六年。廣東總督葉名琛。置曩年天津條約之明文於度外。嚴禁外人之居住於廣東。竟至揭英國之國旗。而恣清吏以闖入於阿洛號。船名捕縛船中顧傭之支那人十二名。而投英國旗於海中。如此種種之暴舉。於是駐在廣東英國領事哈科陸。據一千八百四十三年英清間所締結補遺條約。請還附捕縛十二名之支那人。葉名琛頑然不應。與爭議則不答。與期約則不踐。於是哈科陸大怒。謀於香港太守哈烏利科。十月二十三日。拔艦隊而下碇於黃埔之砦壘。葉名琛懸賞。而募集外人之頭。英軍乃進而陷落廣東之諸壘。既而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。一夕清人焚其西洋人在廣東之館舍。於是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。英法兩軍。乃相聯合。攻廣東而陷之。捕葉名琛而送於印度。廣東遂爲聯軍所占領。於是英國公使由陸希。法國公使科洛男。美國公使利度。俄國公使列茲耶茲伯等。連署而贈書於清國政府。乞派議辦該事件委員於上海。清國政府仍不應之。英法兩公使率軍艦數隻。而至於白河口。

清帝以事爲不足輕重。英法之軍艦。乃攻白河之堡壘。陷之而進至天津。清帝狼狽而乞和。千八百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。乃締結天津條約。而許耶蘇教信仰之自由。且於從來之開港場廣東以下五港之外。而增牛莊登州等之五港。且約償金各二百萬兩。乃結其局。然是不過清國一時之權略。千八百五十九年五月。乃送英法兩國之公使。而交換批准天津媾和之條約。六月二十日。兩國之公使。著意白河口。而清國又修築砲壘以警之。而妨其通行。事甚不穩。英法之艦隊。又進而陷之。而爲其所傷。兩國之公使乃退於上海。各急報其政府。於是英法兩國政府又發聯合軍以討清國。英軍一萬三千。合其駐在香港兵五千。法軍總計而稱七千二百。法軍於千八百五十九年十二月發於希洛港。英軍翌年春發於印度。三月八日。英國公使列陸斯法國公使列陸列洛各致國書於清國政府。詰責其故。告以一月而無回答。則必開戰。清帝出不禮之辭以拒之。四月二十日。英法兩國聯合軍。襲舟山島以爲根據之地。英軍向大連灣。法軍向芝罘。兩軍更進。七月二十七日。着直隸灣。自北塘

河口而上陸。八月十二日發於北塘。攻新河。拔之。進陷塘沽。二十一日占領白河。清軍出其下者三千餘人。二十三日英國艦隊長賀列率砲艦數艘。溯白河而至天津。城內已樹英法之國旗。英軍據天津河之右岸。法軍占其左岸。清國政府得其報。命大學士桂良及尙書花沙納。派往天津與英國公使由陸希卿。法國公使科洛男會商。九月五日規定天津條約。以天津爲開港場。約出償金八百萬兩。然亦爲清廷一時之權略。以遲延聯合軍之進擊。僧格林沁聚盛兵於北京。以企一勦同盟軍。其謀忽漏。聯合軍憤然而起。適清國懿親王贈書於兩國公使以求和。聯合軍又信之。而又爲其所欺。英國領事衛科斯等十二人。爲清軍所生擒。僧格林沁率韃靼兵襲聯合軍於張家灣。爲其所破。九月二十一日。法軍進於八里橋。與僧格林沁之軍相奮戰。僧格林沁奮擊突戰。法軍漸危。英軍援之。終破僧格林沁之軍。追其北者而掩擊之。隨行而陷落諸壘。向北京城以進擊。先是英國增遣征清軍之議起。千八百六十年七月。三萬之軍。自度衛港而出帆。戈登適從其役。乃達於香港。旣而英法聯合軍